皇清經解

日仁
478
318

168
20
918
478
318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五　學海堂

鑑止水齋集　德清許兵部宗彥著

周廟祧攷世室攷

唐虞廟制書缺有間禮識唐虞夏五殷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攷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于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江藩云人人皆讀禮記而不知廟制緣于服制一經拈出羣疑公釋矣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

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江藩云分宗廟明堂之祭爲二可稱卓識）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并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義

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旣歧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二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

鄭康成曰天子七廟賈公彥曰通姜嫄爲八廟廟八故奄八人按廟可稱祧祧亦可稱廟凡言七廟皆兼二祧說文新附字祧遷廟也玉篇祧遠廟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廟至四世必迭遷祧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宜辨也

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兆即祧字之省（江藩云當作兆鄭注兆壇營域正義謂即四郊之兆非也下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則四郊之兆乃典祀所掌此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兆中廟中當即祧廟守祧守之而肆師掌其禁令也

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也先公后稷公祖亞圉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武王立七廟時后稷爲祖廟公祖太王王季文王則四親廟爲先王二祧亞圉亞圉爲二祧傳言余敢忘高圉亞圉爲先公至制禮武王已沒祔武王而遷公祖毀高圉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則四親廟爲先王二祧以爲武王追王則四親廟中不應獨遺公祖是知追王當以中庸爲定鄭注以爲武王追王周公改葬中庸明言追王豈得以葬當之啟百年之枿壤飾四世之枯骨度非周公所出也（武成金縢稱太王王季當是史家追稱之）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祧殺於廟讀此可見凡經傳中稱祧者多謙辭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及傳所云先君之祧豐氏之祧皆對賓客爲挹損之言其實則廟也

夏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鄭康成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貌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賈公彥曰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按說文祧毗也爲四時界祭其中說文無祧祧卽祧隆于壇墠而殺於寢廟已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七廟兼祧在內

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羣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遷廟卽祧也載遷廟主以行則二祧虛主而五廟如故取七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廟之五廟不可虛主也此承上天子巡守專就天子之禮言以當七廟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爲更端乃兼諸侯言之鄭氏于此無註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爲句後人以天子諸侯分釋之全欲據此爲祧廟在七廟外之證非也

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周旅酬六尸

鄭康成曰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酬六尸四親廟及二祧廟之尸孔穎達曰先儒與王肅竝云毀廟無尸然毀廟無尸遷廟當有尸也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鄭康成曰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按此以廟制明宗法故不及二祧

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遷卽指遷廟五世而遷者親盡爲祧也宗法寓于廟制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昏義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卽祖遷宗易之義孔疏但以服制爲釋遷字之解未明

大傳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陳祥道曰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有易不易之不齊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遠廟者遠于廟自正廟而遷之于祧謂之遷故祧曰遷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墠鬼皆毀廟禮記外傳曰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一般祭耳劉歆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

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鄭康成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五經異義曰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孔穎達曰去墠曰鬼者遷入石函爲鬼按主自去祧卽入石函不待爲鬼時凡主在廟中皆有石函藏之不獨遷主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是也記言去祧爲壇由壇而墠則壇墠之主不復反於祧可知凡毀廟之主皆當藏於始祖廟中文二年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大祖何休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大祖廟中又太平御覽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歲終禘於壇禘及郊宗石室通典引賈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攷莊十四年左氏傳典司宗祏杜注謂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疏言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石室卽藏主石函也摯虞決疑要注廟主藏於戶外西墉之中有函名曰宗祏

春秋僖十五年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范甯集解皆據祭法釋之

大戴禮禮三本篇有天下者事七世荀子同

按諸經所說言廟制者略備祭法尤明白足徵然皆無有文武二廟不毀之語經生常言所謂不祧之祖者於經無攷也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大祖又曰祭義曰今見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

以文武爲不毀之廟誤自此始王者太祖亦是始封之君非始受命之君此言始受命之君者蓋韋議當代廟制意指漢高祖言非指三代也周之文王亦稱太祖然非七廟中之太祖韋說五廟其義甚正遠廟爲祧雖亦得稱廟而非正廟也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又曰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此亦誤謂文武廟不毀五廟見文小記祭法及周禮隸僕皆

可據即王制穀梁言七廟去二祧亦止五廟也至謂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不知祖功宗德之典與宗廟自別宗廟所以事先追孝非謂崇功德也后稷雖無粒民之功亦當爲周之始祖文武即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爲周之毀宗若以功德而言既有功德者禮得加崇必有罪戾者禮宜損抑帝甲帝乙殷之亂主殷之廟制不聞因此而減則不因三宗而增可知幽厲周之暴君迭遷之禮幽厲不從而汚則文武不從而隆可知蓋功德之說不以施之宗廟此聖人不欲以尊賢之義害親親之仁也

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　盧植曰二祧謂文武　石渠論曰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　馬昭難王義曰禮器曰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　祭法正義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竝在應遷之列故曰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曰有二祧　守祧職疏曰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

此皆以文武爲不遷之廟既以文武爲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不得不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乖

矣賈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爲祧則周禮制於周公何以先有守祧且守祧明言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則祧是先公之祧非文武之祧也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爲周七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享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殺況鄭謂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武以親盡而爲祧凡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爲尊禮哉又鄭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爲壇南史臧燾曰尋去祧之言則祧非

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平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所駁甚確張融欲申鄭義而知其與祭法難通遂指祭法爲衰世之言難以盡信則尊鄭之過者矣

王制正義引王肅聖證論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

王氏卽申劉中壘之議鄭以文武爲不遷而稔知禮經祇有五廟二祧故以二祧當之王亦以文武爲不遷而又稔知文武不可當二祧遂欲加二廟于七廟之外

凡七廟皆不得稱周室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　馬昭難王云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天子七廟廬植云皆據周言穀梁

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
七廟爲周所創與因乎前代無確證東晉古文尚書有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語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商書作五世之廟可
以觀怪祭法言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下
卽言廟祧之制則廟祧之制周實因乎前代矣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廟四而止
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
孔穎達駁之曰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
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
諸侯無二祧顯考祖考廟止于享嘗是所謂降殺以兩也若
天子七廟二祧諸侯五廟無祧是降殺以四矣至孔所駁亦
非若天子無其人則五是苟無其人便與諸侯同制七五之
異安在
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
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　孔穎達駁云王下祭殤五者非是
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及無
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
此專指以文武爲二祧之誤肅說是也孔謂七廟外親盡之
祖禘祫猶當祀之可知高祖之父祖甫當親盡自宜有享嘗
之典而文武不得長爲二祧也又祭法正義云去祧爲壇者
謂高祖之父也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去壇爲墠
者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是高祖之父祖苟非

有祈禱便不得受祭誠有如肅所譏矣

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曰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爲祧立二祧焉

孔穎達曰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王氏以高祖之父祖爲二祧廟又謂文武非常廟之數是文武在七廟外二祧在七廟內至傳家語又謂七廟之外有二祧其亦不足據歟

案宗廟之制未有不定於開國之初周公時文武爲祖考廟若謂其時虛立二廟於親廟上以待文武之親盡是以文武而下臨太王王季於理未順若謂至穆王其王時增立二廟則五廟其爲一宮牆室相比若欲增加必祖廟親廟皆須遷改無故而變易宗廟後王亦不當爲此且文武之不得不毀者周人首重宗法宗法自廟制而生所謂宗廟之禮以序昭穆也始祖一廟百世不遷即爲百世不遷之宗以下五廟迭遷即爲五世而遷之宗若文武不遷則有三不遷之宗而宗法亂矣

又按自漢翼奉貢禹建迭毀之議議廟制者紛紛不定韋元成明天子五廟之制根據禮經確不可易惟以文武爲不毀廟則非言迭毀而不及二祧亦爲疏畧劉歆執言七廟而謂會高月祀二祧時享則劉亦明知正廟止於會高七廟實兼二祧爲韋說補所未備而始祖廟一親廟四韋劉亦無殊義然歆議雖爲當時所用而二祧之制迄未講明自東漢末董

卓蔡邕定以一祖二宗四近廟爲七廟則二祧遂廢於是有廟無祧有毀宗而無遷主而祖功宗德之鉅典遂涸并其中而莫之辨至家語又別二祧於七廟之外而廟祧不分其來已久於是天子九廟之說興焉去古逾遠經術滋晦動言祖功宗德爲不祧之廟尋考經傳止有祧廟竝無不祧之廟即盧鄭諸儒亦以文武爲二祧曷嘗以文武爲二不祧乎夫以爲祧廟則祧是廟之遷者祧殺於廟循名責實而祖宗之不可爲二祧其理自著以爲不祧廟則祧直是親廟之不遷者祧反隆於廟而其義不可辨矣

又按周止五廟自漢而下皆備七廟其數似增而實減其禮似隆而實殺蓋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爲遷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禘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之義後世立七廟以祖宗當二祧之數則自祖宗外實止五廟高祖以上遷毀不以其漸而親親之仁薄所謂似增而實減也列祖宗於昭穆則上壓於太祖下齊於親廟享祀不得有殊禮而尊尊之義隘所謂似隆而實殺也

鄭康成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注小宗伯曰祧遷主所藏之廟注守祧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祭法正義曰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

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窟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氏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于時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王制正義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

毀廟主所藏經無明文惟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韋元成據此謂毀廟主藏於太祖以禮推之合祭毀宗在祖廟則毀主自合在祖廟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鄭乃以爲分藏后稷文武三廟者鄭亦知毀主當藏祖廟惟誤以文武爲二祧則文武以後之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文武非二祧則二祧長爲高祖祖父凡毀廟於祧廟必爲祖父行其主不當下藏子孫之廟矣毛奇齡據會子問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謂羣廟卽毀廟主其藏諸祖廟爲凶禮則會子問又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主以從豈專取毀廟主反遺親廟主乎是知羣廟非毀廟

朱子曰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文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此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爲少不同耳

鄭以文武爲祧猶不沒祧之實朱子言別立二廟則并祧之名去之矣劉歆知祧爲遷廟之殺不可見矣鄭以祧廟爲遷主所藏朱子以祧當遷毀字蓋忘其爲遷廟之名矣

右五廟二祧考

易豫卦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祖文王也考武王也鄭康成云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

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也

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鄭康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正義曰鄭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云禋文武者明堂祭帝而文武配也經文惟言禋文武不言禋帝者文武爲主也鄭分告明堂禋文武爲二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烈文正義引鄭洛誥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卽明堂也按曲禮大饗不問卜鄭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易鼎卦彖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又晉鞏虞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晉傳元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此經言牛一者舉其重言之耳又郊

特牲正義云其文武汎配則用太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謂太微五帝用元牡者彼爲告祭也祫以洛誥證之周牲用騂是已湯用元牡乃伐桀告天時未改德運猶從夏所尚也

王入太室祼

書大傳維十有五祀辨爲賓客禹爲主入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儀鄭康成曰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祫太室者文武世室即月令太廟太室又曰世室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左氏穀梁作太室公羊作世室蓋明堂中一室曰太室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曰宗廟也周之明堂即夏之世室故太室世室得通稱矣周書程寤解

文王召太子發於明堂逸禮有王居明堂唐書禮樂志顏師古議引作文王居明堂之篇是文王時亦有明堂周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武王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乃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然其制或未備故鄭答趙商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詩靈臺正義引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穎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竝云太廟明堂同地玉藻正義引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晉書紀瞻傳瞻答秀才策云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中

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凡此所云皆緣洛邑有明堂以祀文武同於太廟天子適諸侯舍太廟其至洛則舍明堂即同路寢覲侯視學皆在於此故謂太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地至袁准正論云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不知明堂所祀祇不在數中之祖宗其左昭右穆之宗廟自在門之左於明堂不相涉且又豐洛異地非所疑也又案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杜注以爲祖廟古銅器款識多言格於太室之庭杜注以爲祖廟中亦有太室之稱

毛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此即洛誥之祭方營洛時庶邦冢君咸在故率以祀文王尚書大傳曰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蓋指此也清廟即明堂蔡邕所謂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顯容春秋釋例同）明堂位稱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而儀禮觀禮在文王廟實一地也文武同祭而序與詩止云文王者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而止及太王文王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正義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

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惟言祭文王者詩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惟言文王耳

雖禘太祖也

此亦明堂之祭以武王爲宗故文王爲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是也假哉皇考斥文王也既右烈考鄭曰烈考武王也太祖即文祖者堯太祖也唐張齊賢曰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皇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注詩雍序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袷羣主合食之

太祖

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鄭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正義曰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孔氏又謂明堂非廟引孟子對齊宣王語證之此乃袁氏之誤孟子勸齊宣王勿毀明堂而陳文王治岐之事正以明堂爲文王廟也

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按文王武王皆祀於明堂大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明堂位全篇皆首列魯

制而以天子之制儗之文武世室鄭注明言象周孔穎達謂伯禽有文德故稱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稱武世室義與鄭違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是知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故公羊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其武公之廟止稱武宮成六年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世室武宮稱謂各異不得如孔所說公羊傳又曰世室猶世室也謂魯之世室猶周之世室與此記文同徐彥亦未得其解

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同

鄭康成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古周禮考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並鄭說所本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唐會要顏師古引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則明堂乃周人所立之名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魯語同

鄭康成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韋曜注國語同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正義曰孝經曰

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曰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親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勾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勾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藏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按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鄭氏五天帝五人帝之說王肅駁之自宋以來視爲誣妄要其說實有所本東漢亦祭光武於明堂以配五帝此未可以虛理斷也至宗祀配帝本孔子之言則文武實爲明堂配食之主豈可合之宗廟之中即以此記考之舜與堯雖同出黃帝然代系分隔若祀堯於宗廟將列之勾芒上乎抑列之瞽叟下乎有虞即無序昭穆之制亦必不以同族高祖雜之親廟之中可知祖宗之祭與宗廟顯別自虞已然後人乃反謂祖功宗德與宗祀之宗別而說廟制者既列祖宗於昭穆之上說祭法者又謂舜宗瞽叟不當宗堯自生轇轕經文皆不可通矣

按祖宗之名始見虞書舜之歸格藝祖受終文祖禹之受命神宗是也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又注尚書大傳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按淮南主術訓言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則云王乃嘗麥于太祖是太祖即明堂矣素問五行運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亦即書之受

終文祖在璣衡以齊政也索隱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檀弓正義云舜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按虞尚赤周亦尚赤故虞周祀五府並以文祖爲大名史記五帝紀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是以文祖爲明堂其說古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指廟祧壇墠等事春秋纂註云祖宗通言耳正義曰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

七代更立指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例引趙子曰祭法所言禘郊宗祖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有此四者斯言至爲精晰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月令曰上帝太微之帝也疏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何休公羊學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曲禮正義曰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南齊書何佟之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宰施成王乎若孝經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唐書孔元義云文王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按岐周本有明堂爲周初祀文王之所此經所言是也周公營洛開明堂祭文武洛

誥所言是也惟樂記言武王克殷祀乎明堂此經以爲周公
並記者記孔子之言未知孰是又按宋司馬光等論宋仁宗
不當配明堂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
無配天之文孝經所言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乎孝非謂凡
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
附案月令孟冬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
告天宗上帝此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以
宗字絶句天宗上帝對文義似更勝樂記祭義皆言祀乎明
堂不連宗字可證
逸周書作洛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孔晁曰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按成王在洛邑烝祭止及
文武則洛邑無后稷廟可知孔言太廟后稷誤矣宗宮考宮
四字衍或註釋太廟之語傳寫誤入正文五是三之誤大廟
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爲三宮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卽用此
玉藻正義及北史宇文愷傳引皆無宗宮考宮四字惟隋書
牛弘傳引太廟宗宮路寢明堂亦無考宮二字
僖九年左氏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
賜伯舅胙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脤同姓之國鄭康成云脤
膰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脤膰卽胙肉
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按宗廟胙肉止分同姓
此賜齊侯者宗廟孝先一王之私祭惟同姓共此大宗者得

以分胙祖功宗德天下之公祭雖在異姓被功德者同得賜胙也史記周本紀顯王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及此傳皆爲祖宗之祭故惟言文武若宗廟之祭當稱始祖矣

管子輕重已篇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又云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又云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

按祖宗之祭在明堂放之書詩祭法孝經皆合無可疑者文武雖配祭實爲明堂之主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合故古說以明堂卽文王廟此文武世室之名所由立也江藩云公羊傳文疑之久矣得此一說洋然冰釋　明堂在國之陽與廟祧迥殊且明堂祖宗之典實定於周公營洛時是時宗廟在鎬京禮文武則在洛邑而欲以二祧當之此地之不可強合者也宗廟之祭主於祀先祖宗之祭主於報功崇德以宗廟論文武之尊不能不以后稷屈文武之親不能不以後王殺故親盡而祧祧盡而毀文武與諸先王不得有異以功德論后稷爲始封之祖文武爲受命之祖故后稷配天文武配帝典盛禮隆太王以下皆不得有所以尊文武同於后稷而但以親盡不毀當之此禮之不可強合者也禘郊宗祖同爲配食之祭禘義聚訟紛如而郊祖宗之爲配帝竝無異義既爲配上帝之祭則與二祧毫不相涉而五廟二祧之數又豈

得因祖宗而有增減邪

又按漢自惠帝尊高帝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通稱爲祖宗廟列祖宗於宗廟中非古禮祖宗之典也東漢仍西都之舊又別祀光武於明堂則明堂祖宗分而爲二與周禮異矣

附按唐肅宗建中初以東都太廟闕木主禮官集議歸崇敬謂不合置據神無二主爲言其論甚正王彥威又據洛誥謂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遂請作闕主夫東西兩都並建九廟之非古禮人皆知之然終無以解洛誥禋祭之疑若謂周人因遷都而立廟則周公營洛非遂遷都其事甚顯貞由未覈世室之文遂致兩廟之惑

右文武世室考

書廟祧考後

明傅遜左傳注解辨誤云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貞山陸粲別字深主魏了翁說以傳中所注祧爲遠祖廟無有爲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爲曾祖非親盡也何得爲祧又昭元年鄭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爲超之義也蓋可疑又攷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修除之蓋致其詳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黝堊之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地與牆非廟之兆域而何又云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从兆从示爲

祧本義切而當矣按魏陸傅三家之意以祧爲兆域是也謂卽廟之兆域則於遠廟爲祧不合余考中罕及後人之說故錄而存之俟覽者詳焉

天聖明道本國語跋

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天聖本有王字按韋解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不窋下云我先王不窋韋解曰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尋韋於上釋世字于下釋王字則下稱先王而上惟云先世可知也戴東原謂不窋以上闕代系此本與韋異義以史記爲證可也以天聖本爲證則天聖固不足證韋氏誤矣瞽獻典天聖本作曲左傳襄十四年正義亦引作曲補音云本或作曲非蓋西周以前未有以聲歌爲曲者歌曲自是周末語耳公序所校當矣王耕一發下韋解天聖本無之考之詩載芟正義與文選藉田賦注皆與公序本合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天聖本作下拜又增韋解甘餘字按傳明云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若過門而下拜雖非禮不可謂之驕矣魯語室如懸磬韋解曰但有榱梁如懸磬也此釋懸字之義天聖本脫去但有榱梁四字則正文云如縣磬解亦云如縣磬可乎鄭語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聖本脫去此句及韋解考詩白華正義引此傳甚詳并及韋解又豈得謂天聖本在孔氏前乎凡如此類不可悉數學者惟新異之是尚而不求其是又豈獨此本爲然哉

與梁諫菴先生書

尊著呂子校補申言古不聞禱旗李君駁之以偃伯靈臺證古有祭旗禮宗彥謂李說非是案詩皇矣篇云是類是禡傳曰於野曰禡吉日篇云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爾雅釋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周禮肆師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後鄭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職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引詩是類是禡以爾雅師祭釋之甸祝職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曰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獵禱多獲禽引詩既伯既禱以爾雅馬祭釋之大司馬職有司表貉誓民後鄭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說文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所征之地禂禱牲馬祭也詩既禡既禂既伐既祃應劭注漢書云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以上經傳注家之言如此宗彥則謂禡貉伯古字通用貉讀如百謂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與伯音義並同禮貉亦或爲禡鄭杜所言可證詩伯亦或爲禡祭酒所引可證爾雅師祭釋禡字馬祭乃釋禱字與說文同毛傳承其文而誤以伯爲馬祖疑傳中伯字本是禱字正義訓伯爲長謂馬祖爲長未免望文立說應氏以禡从馬比而同之亦屬附會由不審禡伯貉本一字而表貉禂牲自兩事耳要之師行及大田獵必立表於其地因而祭之即以表主其神司馬法所云

偃伯靈臺乃偃所立之表於靈臺示民休息也章懷注馬融傳云伯謂師節也唐褚遂偃伯靈臺賦亦云伯師節也蓋後世表貉禮廢漢高祀蚩尤於沛延已失在野之制其後師行進退惟視帥臣之節故章懷就所見言之非古義矣若以伯爲祭旗實未之前聞李君之言蓋誤以後世禡牙禮爲古禮耳

周禮表貉在田獵之所王制言禡於所征之地則禡祭之神當以祭酒說爲是如鄭說祭始造軍法者則當以出征之日祭之如祭先行然不當在所征之地矣且蚩尤古庶人之貪暴者聖王誅絶之不暇安有從而祭之之理漢承獷秦之俗不足據以釋禮也

答徐新田先生書

讀尊著禘祫辨謂周以文武爲祖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鄙意竊所未安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高祖以下由高祖而上則遷矣故遷廟曰祧即下文所云五世而遷之宗也祖者始祖即下文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爲祖康成雖以諸侯庶子釋之然帝王庶子封爲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爲始封之祖即別子爲祖之義夫禘禮定於周初其時文武方在四廟中安得越太王王季而上配后稷將共王而上不得有禘并不得有祖歟且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則如成湯之身有天下者其將無所祖歟夫禘以帝爲義三代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則皆帝也禘也者追享其祖所自出之帝耳所自出也者言得姓之所自出

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出
字之詁也有虞氏得姓始於嬀嬀所自出則黃帝故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夏后氏得姓始於鯀鯀所自出亦黃帝故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鯀殷人得姓始於冥冥所自出則嚳故殷人禘嚳
而郊冥周人得姓始於稷稷所自出亦嚳故周人禘嚳而郊稷
大抵郊則配以得姓受氏之祖禘則祭其祖所自出之帝祖所
自出不必父子相承要必有大功德者然後賜姓爲祖而推祖
所自出則皆出於帝而已至行禘之時劉歆引外傳謂大禘則
終王最爲精確爾雅釋禘爲大祭祭固莫有大於禘者由得姓
之祖追祭所生禮意精遠雖曠年循嫌其瀆故惟于一王易世
三年喪畢乃一舉行蓋繼體之君雖曰守成其膺眷命也與開
創之君無異故一代受命則制禘一王受命則行禘既以新主
合祭告前王治天下之終卽以嗣君見廟告今王有天下之始
所以示統承上古臨馭元元之本其時羣廟之主皆升有功之
臣皆享遠方荒服皆來與盛禮隆至精至大故夫子謂知是禮
者于治天下無難也自鄭氏過信讖緯以祖所由生爲天帝而
又誤分大禘吉禘爲二然漢以前之舊說間有存者五經異義
載左氏說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叔重申之云終
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案此卽劉氏
所謂大禘終王也及郊宗者卽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爲易世
卽位之大典也石室者毀主所藏至是皆徧祭也更以長發之
詩攷之首章云帝立子生商帝者嚳也子者契也言有娀方爲

帝之內助帝立其子爲諸侯爲商家受命之原故禘嚳而以契配也其次章曰相土烈烈言元王以下皆有功德宜升食也三章云帝命不違又云帝命式于九圍言湯有天下本於契實本於嚳之命也四五六章言荒服皆以終禘來王而陳武功以震動之也末章曰實惟阿衡言功臣從享也若周頌雝詩止言文武則明堂宗祖之祭以配五帝故亦曰禘猶圜丘以嚳配天亦稱爲禘耳春秋紀魯禘左氏說云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則魯以周公配文王正與周以后稷配嚳一例周公所自出爲文王則后稷所自出不當爲靈威仰矣至吉禘之文公羊穀梁皆言吉者不吉者也由三年之喪未畢不當禘而禘故書吉以示譏非大禘之外又有吉禘也

與王穀塍先生書

先生謂孟子云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乃終其條理非條理之終宗彥反覆思之竊謂古大成之樂恆繼之以舞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樂中之衆聲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季札觀周樂歌雅頌後即及舞天子祭禮已亡然記有云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亦奏頌後繼之以舞則舞在樂後爲時少晏故簡兮之詩曰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舞典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繼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言合止柷敔樂畢矣笙鏞以間間者樂與舞相接之頃磬在東方曰笙鏞鳥獸蹌蹌鳳凰來儀

則舞矣蘧言擊石拊石當即笙鏞商頌依我磬聲下即言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是亦樂與舞相接而磬在其間磬必在縣堂上無縣不得有磬分玉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者殆未然也磬聲最清而尊故樂之始雖聲以金而必以鳴球先之舞之始雖戚以鼓而先擊磬以示振在舞爲始者在樂爲終其終詡然此之謂也鳳凰百獸皆韶舞中所有以象德及庶類以爲刻諸簨簴者於義無取以爲德化所致則鳳凰或覽輝而下百獸奚由至哉樂經散亡前漢大儒已不免隨文演說欲求其可信固難也

易經外傳序

孫君養正著周易外傳請爲之序曰易道之至精者在於人生起居食息不可離之地惟心之至精能與之合非言所及也聖人不獲已而著之以象紀之以數以示人則與其至精者已少間焉極象之變返諸所自形極數之賾返諸所自生然後至精者可得而見矣盈天地亘古今皆象數所爲口耳之智百年之力夫焉極之不極則不能返不返則繁亂而失其統舛遝而不可通乾天坤地離南坎北位之象也太一九宮遯甲八門形家八宅託焉六龍喻健八索成人遠近之象也神輸射匿望氣占相託焉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著揲之數也推步鐘律軌革消息出焉參天兩地一陽二陰奇偶之數也乘方割圓六觚九筭出焉龜卜也醫藥也無當於易也而雨霽蒙驛充配以象運氣主客推以數則亦易所治也爲此學者有見於象數之端倪而未有能極之者也然亦自有淺深焉淺者望

文傳會勦衍不可知之說或作矣而不傳或傳矣而不久湮者畢世勤苦委曲鉤貫務成其義其作之也既難其傳之也愈貴然或繳繞其例使人憑臆而不達棘澀其詞使人涉灘而不可讀相與尊而畏之而卒無所用要其求之於氣數則是也不返之於至精則非也凡孫君所論次自乾鑿度以至洞璣儒者所傳自三式以至星卜術士所業各明其立法之旨以爲皆易之支派故統名之曰外傳云爾

經書天文考序

宗彥少時未知有歷算之學乾隆癸丑春闈被放於燕市買得梅氏叢書讀之不能盡曉有西士自富郎濟亞來入欽天監留粵者數月往問西法苦於言語不通出其所著書了不可辨學中友人無知此事足以相質問者遂忽忽廢去去歲在杭偶與人論左右旋義輒有所作援緯書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髀北極璿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得諸行之本至若最高每歲有行分大距古遠而今近竊疑測大距當在最高卑時而展轉思之尚多滯義蓋此學之難非淺識所能究也適于其時有以江寧陳君經書天文算學書相示者其言皆有據依而又明白易曉足輔疏家之畧錢塘姜君遂登好學士見而愛之欲梓行以便觀者既請於督學阮雲臺先生題其卷端而復屬宗彥爲之敘宗彥所知當世鴻雅君子若詹事錢辛楣先生及雲臺先生皆神明於象數而吳門李君銳爲詹事弟子方

合太初以來至大統諸法爲一書以補梅氏書之佚宗彥同邑徐君養原耽精算術欲悉取大衍天元借根對數諸法次於古九章以會數度之全顧兩君書皆不易成而陳君書獨先出宗彥深知此學之難而幸其有以爲初學之導也故不辭於言若夫書之旨趣則陳君自序詳之不復及也

北極說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數今法測勾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著蓋赤道極也

衡軛說

衡者橫也軛者厄也以其橫軛下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頸

也謂之軛大車兩轅牛在轅前軛曲而下當牛之頸骨低處軛上繫繩引而縛之轅中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鬲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鬲長六尺攷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鬲同一物也其不言軛者畧也劉熙以鬲爲軛鄭伸師謂鬲歷牛頸皆非也小爾雅釋衡一牛之頸幾何需此六尺之軛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者輗兒尺之木墨子所歎爲巧也包注論語以輗爲橫木縛軛以駕牛則誤然其言橫木縛軛以駕牛良是戴檢討震謂橫木即軛失之小車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軛軛之兩邊下曲乂馬頸者謂之軥曲禮注扃中曰軥衡軥亦指軛之扃也衡承於轅之曲中而軛在轅前說文軛轅前也衡兩端有環以貫服馬之轡而驂馬之脇驅亦繫焉爾雅載轡謂之轙說文轙車衡載轡者郭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案轙在

馬頸以轡貫之則馬首常仰不便控縱郭注誤當從說文衡雖承轅而轅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重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轡以綴鞍不復用衡束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蓋即古之軛也大抵古制多朴後則改從巧便故古用木者今多用革軛亦若是耳矣要之衡係於車軛係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軛之間未嘗謂衡即軛而後之釋者混而一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雖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奔軼馳驟者乎

論語拜下說

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

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幕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明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強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邢疏及集註乃引覲禮公食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爾何以爲泰于論語本文不可通矣左氏傳齊桓公受賜胙降拜登受降拜則拜禮已畢登受蓋受賜耳閻百詩以爲升成拜又誤矣學徒爲書義皆循舊說因說此以示之

轉注說

六書之來古矣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則假借轉注亦出於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聲意爲體假借轉注爲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爲彼字假其體也轉注者由一字爲數字由數字爲數十百字從偏旁轉相注亦言體也小學家言轉注者尤多歧說考之說文則所言極明白易曉而學說文者求深而反失之祭酒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前即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從而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從祠祀祭祝復注爲祓禧禮祐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从而故而爲建類之首許君舉老以見例是已注字之見經傳者周禮天官注於虞中爲置字之通用考工記以注鳴者爲咮字之通用皆非本義詩大雅豐水東注孟子禹掘地而注之海又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此注字之正解說文注灌也注本言水相輸灌通流字之从一首相注亦猶水之从一原相注爾所謂同意相受蓋如水之受水也他如左傳言跗注言爻注爾雅言注旄首皆以相屬爲義轉注之字亦有屬於部首之義矣是故事形聲意四者字之所由造有假借則可以轉移而無強造之病有轉注則有所依附而無虛造之患今之言轉注者不求之於偏旁字體而求之於詁訓字義釋轉注爲互訓謂如爾雅之釋詁不知詁訓出於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字可不造造字至簡雖必不可闕之字而其體無從生則不得已而假借爲之豈有以數十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譌字漸多施之於爻不可遽曉於是而有詁訓非制字時所預有也東漢以前釋古人之書者曰解曰說曰傳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說義無曰注者自鄭氏始有箋注之名以後乃多作注而欲以此當六書之轉注恐非篤論注字之本義明而後轉注可得而言祭酒之旨可得而繹余與徐君養原論此事因記其語於篇俟知言者擇焉

學說

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曰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惝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

記南北學

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蓋南北不同若此陸元朗南方學者經典釋文不獨創始陳後主元年其成書亦在未入隋以前序錄中於王肅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其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一引元朗于貞觀初拜國子博士據舊唐書儒學傳盧學士釋文攷證謂卒在高祖之初者誤也五經正義之作元朗於時最爲老師未必不預其議故正義用南學與釋文合若正

義中所謂定本者蓋出於顏師古見本師古之學本之之推之傳之推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爲定本時輒引晉宋以來之本折服諸儒則據南本爲定可知已詩疏稱定本集注蓋崔靈恩本崔集衆解爲毛詩集注二十四卷釋文亦間引定本當是後人羼入非其原文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本傳稱其習鄭氏尚書王氏易至其爲正義則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旦師古首董其事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廢矣

讀周禮記

余觀周禮之爲書廣大悉備脈絡鉤貫於祭祀朝聘諸大典尤詳較戴記之散雜者相去遠甚信非聖人之才不能作也然而往往不合於他書者其大端有二建國與官制而已夫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觀兵盟津諸侯會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於紂時其地之廣狹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撫而有之要與之相安而已豈得而盡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國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分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滅國與隙地地或犬牙相錯羸不足之數不能不遷就焉是故秦楚吳越介在蠻夷爵不過子男而跨地輒數郡郟毛畀鄀諸國處於中原則隘不得展凡以地勢故也且夫三代之侯封猶後世之郡縣後世郡縣大小率以形勢爲差等不以里數之多寡又不能定限大郡縣若干里小郡縣若干里也古之建侯亦若是矣故吾以爲職方孟子王制皆言其大畧其不合毋庸深辨而儒者強分商制周制蓋失之矣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舊或仍周初侯國之制其時未有周禮而官名職掌固已皆定及夫

鑑止水齋集

西漢三雍考

德清許兵部宗彥著

應劭注漢書河間獻王傳三雍宮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唐歸崇敬據之爲說而武紀贊稱武帝興太學是西漢有辟雍復有太學也藝文志曲臺后倉九篇晉灼云天子射宮也西都無太學於此行禮也竊疑漢書屢言太學如王褒鮑宣傳晉氏豈不之見而乃爲此說小顏亦不加糾駁深爲可異既而反復尋繹乃恍然知晉氏之言不謬也武帝贊中言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興之立功興太學所謂俊茂卽董仲舒公孫宏蓋立學之請發于董而博士弟子員之置成于公孫所謂興之立功興太學卽指

周禮之成周公蓋將舉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爲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則已老矣傳尚書者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成王其間才一年耳周禮之不能遂行時則然也武王欲營周居於洛邑以爲有德易以昌無德易以亡至周公而始克成之然卒未嘗舍豐鎬而徙都之者蓋聖人之愼於舉動如此也欲以一時之間變易舊制盡行吾之所欲爲是王安石所以亂宋周公必不出此也故謂周禮爲周代未行之書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遂謂非周公所作不亦過乎夫古禮之存者希矣周禮雖缺一官其五官尚爲完善聖人治天下之意在焉有志於考古者舍此其何所從哉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五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元朔五年令太常議予博士弟子一詔故本紀既大書之而史
漢儒林傳皆具載之益武帝興學之事止乎此若果立辟雍建
太學則一朝盛典良史如遷固烏有不記之理乎儒林傳載丞
相宏等議云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若是
則武帝時太學即博士之官舍而倪寬傳所云祖立明堂辟雍
宗祀太一者專指泰山之明堂言之耳是以何武傳言綏和三
年成帝欲修辟雍而儒林傳言成帝未或言天子太學弟子少
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成帝之增弟子員即為修辟雍猶武帝
之置弟子員即為立辟雍也惟其實無辟雍故劉向請之劉歆
治之水經注渭水篇云渭水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為辟雍處在
鼎路門東南七里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堂四嚮五色（官本改室字疑未然）
堂北三百步有靈臺臺是平帝元始四年立者是也三輔黃圖云
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
西南（南益北之譌）七里實即一地而互記之又謂明堂起于武帝河
間獻王所對三雍宮即辟雍皆非也武帝明堂在奉高長安未
嘗立獻王薨于元光五年其年公孫宏始舉及宏為相猶有不
備禮之言則元光時必無三雍之制可知已獻王本傳云獻雅
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對字與及字相貫成文三
雍宮為帝所首問之事而獻王對之金樓子曰對辟雍明堂靈
臺故世謂之三雍對胡梅磵注通鑑亦解為對三雍宮之制度
統叢漢書紀傳及禮樂志三雍實始于王莽莽之所為不足道
故班孟堅東都賦云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

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圖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蓋以西都所無者夸之也若武帝已立三雍西都賓不將逼爾而笑乎王伯厚馬貴與並從晉氏之說晉氏雖在應後而其誼不可易也

太歲太陰說

太歲太陰漢以後罕言之近錢詹事大昕始通其義學者猶多未信詹事之書亦有未詳盡者宗彥爲推言之曰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直之辰也太陰者歲星出後而伏伏後晨見斗杓所直之辰也鄭注周官馮相保章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如正月然則今厤太歲非此也所謂與日同次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日在亥宮歲星正月出于亥正月斗建寅卽命此年爲太歲在寅東漢以後不用超辰則歲星與太歲不必相應故云今厤太歲非此也鄭又言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蓋太歲與歲星相對爲陰陽猶太陰與歲星相對爲雌雄也其注哲蔡氏十有二歲之號則曰謂撝提格至赤奮若是卽爾雅歲名鄭不復言太歲者夏正得天百王所同歲名當自寅始不如太歲之始子也淮南子天文訓曰太陰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立春後得其辰者如歲星歲前十一月舍斗牽牛十二月而伏至正月立春後則與斗牽牛晨見於東方而斗建直寅是爲太陰在寅每歲推歲星晨見之月歲移一辰則太陰亦移一辰矣淮南又言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又言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

大周由是觀之太陰始寅終丑故太陰一曰攝提格攝提寅也格始也所謂立春之後得其辰者也太歲始子終亥推步家以朔旦冬至爲立法之元步五星皆始于星紀丑宮則步太歲必始于十一月建子無始寅月之理矣古法太歲以步厤故三統有推太歲所在術太陰以占歲故史記淮南並以太陰占水旱豐饑淮南天文訓多占驗禨祥之術是以詳言太陰而太歲僅一見也太歲所建之月歲星必與日同次太陰所建之月但取歲星晨見而不必與日同次此其大較也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律厤志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此太歲始子之確據也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據也豈可混乎或謂閼逢攝提格乃歲星在寅宮合于上元本星度無論歲星周天止可以十二宮紀不可以六十甲子紀即論太初元年歲星所在漢志明言星紀婺女六度則亦斷不能移丑入寅也惟翼奉傳言太陰建於甲戌實即太歲所在然亦安知非有誤字不能執此孤文盡廢衆說若注家謂太陰在歲後二辰則正與今選擇家相合非古所謂太陰也今約舉歲星一周之行而以史漢淮南所言列表于左俾覽者易明焉

歲星	右行始丑終亥	太歲	左行始子終亥	太陰	左行始寅終丑
	太歲		故曰子爲開主		故曰丑爲閉主
丑宮星紀	星十一月斗柄所建	子	十一月斗柄所建	寅	淮南子太陰在寅
	出斗牽牛		漢書天文志太歲		歲名曰攝提格其

與日同次在日後不能晨見既出而伏至次年正月晨見于斗牛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荆州占云太陰居維辰歲星行維宿二太陰居仲辰歲星行仲宿三

在子曰困敦歲星一月出太初厤以十一月與之在建星牽牛按太初厤上元日月五星皆起于星紀星紀始斗十二度終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史與淮南同言太陰淮南又以太陰始于寅也

雄爲歲星舍斗牽牛晨出東方史記天官書攝提格歲太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女六度則十月已在癸女矣

子宮元枵星十二月建漢志太出女虛危與日同次出後而伏至次年二月晨見于女虛危

丑歲在丑曰赤奮若歲星十二月出太初在癸女虛危

寅正月建漢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在營室東壁

卯歲名曰單閼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癸女虛危晨出曰降入甘氏云攝提在卯歲星在子

辰淮南子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甘氏曰攝提在辰歲星在亥

亥宮娵訾星正月出室壁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三月晨見于室壁

戌宮降婁星二月出奎婁與日

卯歲名曰單閼歲星舍婁在卯曰單閼歲星

巳歲名曰大荒落歲

午歲名曰敦牂歲星

同次既出而伏四月晨見于奎婁

二月出太初在奎婁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踒踵甘氏曰攝提在巳歲星在戌

酉宮大梁星三月出胃昴畢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五月晨見于胃昴畢

三月建漢志太歲在辰曰執徐歲星三月出太初在胃昴○王莽傳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倉龍即太歲若太歲太陰爲一則當在午矣此亦太歲太陰當分爲二之確證也

午　淮南子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甘氏曰攝提在午歲星在酉

申宮實沈星四月出觜參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六月晨見于觜參

四月建漢志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歲星四月出太初在參○王莽傳歲在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史

巳　淮南子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晨出曰長列甘氏曰攝提在未歲星在申

未　淮南子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天音甘氏曰攝提在申歲星在未

實沈倉龍辛巳

記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甘氏曰攝提在未歲星在申

未宮鶉首星五月出井鬼與日同次出後而伏七月晨見于井鬼

五月建漢志太歲在午曰敦牂歲星五月出太初在東井輿鬼○律志引漢志曰歲在大梁名曰敦牂太歲在午

午　淮南子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天音甘氏曰攝提在申歲星在未

午宮鶉火星六月出柳星張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八月晨見于柳星張

六月建漢志太歲在未曰協洽歲星六月出太初在注張七星

未　淮南子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

寅宮析木星十月出尾箕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十二月晨見于尾箕○歲星不及十二年一周天每年行度又有進退贏縮史漢淮南所言特其大畧若求其細率則一周以後差

卯宮大火星九月出氐房心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十一月晨見于氐房心

辰宮壽星星八月出角亢與日同次出後而伏十月晨見于角亢

巳宮鶉尾星七月出翼軫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九月晨見于翼軫

午宮鶉火星六月出柳星張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八月晨見于柳星張

未宮鶉首星五月出井鬼與日同次出後而伏七月晨見于井鬼

申宮實沈星四月出參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五月晨見于參

酉宮大梁星三月出畢與日同次既出而伏四月晨見于畢

戌宮降婁星二月出奎婁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三月晨見于奎婁

亥宮娵訾星正月出室壁與日同次既出而伏二月晨見于室壁

寅

淮南子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甘氏曰攝提在丑歲星在寅

丑

淮南子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甘氏曰攝提在子歲星在卯

子

淮南子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甘氏曰攝提在亥歲星在辰

亥

淮南子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甘氏曰攝提在戌歲星在巳

戌

淮南子太陰在酉歲名曰作詻歲星舍柳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星張晨出曰天晉甘氏曰攝提在酉歲星在午

酉

淮南子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鶉尾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鶉尾晨出曰天晉甘氏曰攝提在申歲星在未

申

淮南子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鶉火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鶉火晨出曰天晉甘氏曰攝提在未歲星在申

未

淮南子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鶉首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鶉首晨出曰天晉甘氏曰攝提在午歲星在酉

午

淮南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實沈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巳星居未以四月與實沈晨出曰天晉甘氏曰攝提在巳歲星在未

巳

淮南子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大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史記歲陰在辰星居午以三月與大梁晨出曰天晉甘氏曰攝提在辰歲星在午

辰

數甚大卽一周之內其與日同次及晨見之月多有數日數度之差卽日躔亦有歲差不能齊一也

右表直視之則太歲太陰所建相去兩月其歲星所在宿度則同古人簡畧僅舉大槩致學者易于疑誤西漢時步厤本不用太陰其言太歲恒與歲星相應至占驗家則用太陰又不必通于推步淮南言太陰如此之詳而但云十二歲一周天終而復始則不用超辰可知古人既多以太陰紀年而東漢時超辰之法廢則太歲太陰無怪其合爲一矣幾詹事始明超辰之理及太歲太陰二者之分而吾友孫淵如觀察不信其說乃舍漢書太歲在子之明文以爲在丑又舍歲星在星紀癸亥六度之明文以爲在寅各移一辰以遷合于太陰其或未深考歟

七政時憲書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歲在斗初度十二月十六伏六十年正月初七晨見斗十三度依古法爲太歲在子太陰在寅十二月初一在女三度嘉慶元年正月初一伏二月初一晨見虛六度太歲在丑太陰在卯二年正月廿七在室初度二月十八伏三月廿三晨見室十三度太歲在寅太陰在辰三年二月初一在奎四度三月初八伏四月初八晨見婁八度太歲在卯太陰在巳四年三月初三在昴初度四月廿六伏五月廿一晨見畢八度太歲在辰太陰在午五年四月初一在參六度五月十四伏六月初二晨見井十四度太歲在巳太陰在未六年五月初一在

鬼初度七月初一伏十六晨見柳十一度太歲在午太陰在申七年六月初一在星七度八月十三伏廿八晨見張十六度太歲在未太陰在酉八年七月初一在翼十四度八月廿六伏九月初九晨見軫十一度太歲在申太陰在戌九年八月初七在亢一度十月初一伏廿二晨見氐七度太歲在酉太陰在亥九年九月初一在心一度十月二十伏十一月初七晨見尾八度太歲在戌太陰在子十年十月初一在箕七度十二月初三伏廿六晨見斗十八度太歲在亥太陰在丑此歲星一周之行與史記淮南畧同星行可驗非虛說所能爭亦非臆見所能附會也

附答姚秋農札

鄙著太歲太陰說亦未敢遂信以爲是姑存其說而已天官書以閼逢攝提格爲歲名又言月名畢陬閻下以爲攝項法始甲寅年甲寅月者極是前人皆未見及故畢陬二字小司馬不能解也至呂覽序說言秦八年歲在涒灘八蓋六之誤史記呂不韋傳載不韋作呂覽在七年以前序次甚明可證也

太歲說

太歲卽歲建與月建同理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杓所建之辰也太歲爲陰行于地歲星爲陽行于天兩者必相應若夫以干支紀歲則以六十甲子相循而已古法太歲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考之春秋內外傳及漢書志皆符故太初三統皆有超辰之法漢志及左傳正義載之詳矣自漢太初元年丁丑至今

嘉慶六年距笨一千九百空四應超辰一十三次餘積三二以
紀法除之乾隆三十五年紀歲庚寅加超辰十三年太歲在卯
至嘉慶六年太歲在戌與歲星仍不相應今法歲星一十一年
三百十三日四十六刻有奇而一周天約八十四年而超一辰
以此數推太歲則自太初至今當超二十二次餘積五五乾隆
十年紀歲乙丑加超辰二十二年太歲在亥至嘉慶六年紀歲
辛酉太歲在未按嘉慶六年七政時憲書歲星以六月出柳太
陽六月在井鬼柳歲星與日同次而六月建未是太歲在未今
法爲密合矣自東漢以來臺官不言超辰之法蓋太歲爲日者
家所用與推步無關疇人子弟既不講衝克向背之法則但以
干支紀歲足矣而日者家又不知推步歲星所在但襲用臺官
紀歲之干支故鄭康成謂今麻太歲非此也夫干支紀歲猶之
元二紀年有何吉凶衰旺於其間而歲星所在可背不可鄉自
左氏淮南太元皆言之蓋古人所重者而今則反置而不論矣

太歲超辰說

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於律麻志著志
云迺於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
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
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出星紀癸女
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與上元泰初
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之歲數積算
四千六百一十七度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丙子也必

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云漢厤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中得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是也劉歆三統乃追述太初而作左傳襄二十八年疏三統之厤以庚戌爲上元蓋不用超辰同虞恭等所推非三統本法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此數卽歲星超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得積次左傳疏云厤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歲所在此超辰之法之顯然足据者太初以前雖無可攷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克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是歲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大歲不得不從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言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三百七十五年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

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至于虞恭蔡邕並以太初元年爲丁丑近錢辛楣詹事以爲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爲丁丑此則不然漢志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首紀冬十月爲歲首次紀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夏五月始正麻以正月爲歲首蓋是時始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在其前迫改麻後既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一月當屬之上年而太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也蓋改元紀歲自在丁丑而麻家據所推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者步太歲必始于子而夏正紀歲必始于寅則或以本年之太歲而入上年或以下年之太歲而入本年恆有兩月之較其與六十甲子之紀歲者兩不相蒙也高帝伐秦之歲歲星以五月出東井太歲在午下至元封七年距算一百一算外當得乙亥而得丙子者漢初承秦麻太歲自秦時積算已過超辰之限故也更下推至王莽建國五年距算一百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自丙子推之則未及百四十四年而已超一辰又非超辰之本法矣

漢武帝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則是元封無七年以正月爲歲首則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月又不得屬之太初

元年若繫之元封六年則一年又不得有十五月是以史記厤書甲子篇兩書太初元年一爲元封七年後之亥子丑三月一爲改建以後建寅之元年明乎此則丙子丁丑之異可知也已

禹貢三江說

禹貢三江卽職方氏三江所在莫詳于班氏地理志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於毘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而皆著之曰揚州川澮據職方氏言之也志於吳先標具區澤在西乃繼之以南江在南東入海其於北江中江亦皆言東入海此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確注也夫惟震澤在西而三江皆東入海一東一西是以三江入而震澤定矣書正義引鄭康成之說而申之曰其意謂三江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此鄭氏解經之善與班志相表裏當洪水時三江皆歸震澤震澤不能容則吳越爲巨浸禹旣導江入海則震澤但爲吳越諸小水之所瀦而無震蕩之患矣山海經大江出汝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高山二語專承南江言之入海在長州南與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正合水經言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與班志所言猶不舛互酈氏誤仞分江水爲南江拉雜敘之則有不可解者夫古今水道變易原非今日所能揣度然班志所述卽以班志證之而其說自明志於石城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夫曰分江水曰首

受江則非南江之正流可知矣曰東至餘姚入海則非在吳入海者可知矣志於毘陵之北江曰東入海明其入海在毘陵也於吳之南江曰東入海明其入海在吳也於蕪湖中江曰東至陽羨入海明其入海不在蕪湖也使分江水即南江則班氏當如中江之例於南江在南下著之曰東至餘姚入海即或以其見於石城不復再著亦不當徑曰東入海同於北江之例矣且志於三江皆不言過郡幾行幾里者以其統于瀹氏道下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之內耳於分江水則別記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明其於三江之外別爲一支也許氏說文於江字云水出蜀瀹氏徼外嶓山入海此統三江而言之也繼之以沱以浙則皆出於江而別爲一水者若三江正流雖分南北中而皆不得有他名也許氏及晉灼闞駰所言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即班氏之分江水水經於江水奇分以上標曰南江而於巡黃橋下巡餘姚故城者但曰江水尚存分別酈氏又言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蓋南江自石城分江水亦自石城以分江水爲南江之枝分可也以爲即南江不可也禹貢導江云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鄭氏注東迤者爲南江此即酈氏所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者也北會于匯蓋南江與自蕪湖分流之中江相會既會之後少東爲中江少南爲南江而同入于海若南江即分江水則自吳至餘姚鞍中江入海相去且數百里禹貢入于海之文不應統而言之而鄭氏所謂不入震澤者尤非理矣分江

水之故道雖不可復考而與禹貢要無與焉

六宗說

仁和杭編修大宗著六宗攷自伏生以下諸家紛綸之說皆賅而存之以補劉昭羅泌馬端臨之闕顧論而不議取全謝山檢討經史問答中語繫之末以示折中其說言尚書六宗即左傳六物特出新意爲前人所未道夫左傳六物不同乃言推步非祀典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不及歲時祭法泰昭坎壇諸祭無歲與辰全氏所引九紀九星五位諸名皆與祀典無涉若以六物六宗數適相符而比而合之則亦猶之劉歆孔光乾坤六子之說也攷說六宗者義惟鄭氏爲近六宗僅見于書他言宗者自宗廟外若幽宗雩宗鄭謂當讀爲禜逸周書嘗以天宗上帝連稱月令祈年天宗鄭氏盧氏竝以爲即六宗鄭注天宗爲日月星辰注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蓋據大宗伯之文然大宗伯日月星辰與司中四者分列則非竝祭可知實柴槱燎其禮亦異況舍日月而引取星辰以合六數未免支綴此鄭之不盡得者也攷周禮小司寇司民竝言祀司民而天府言祭天之司民司祿鄭注此二星者以孟冬祭之孔仲達曰知此祭在孟冬者以月令孟冬祈年天宗是知祭在孟冬也然則司民司祿實天宗中之二宗合之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爲六宗矣司中爲文昌第五星司命爲第四司祿爲第六位相鄰次蓋日月星辰本統于類帝之內而此六者皆星之切于民事者故特祀之又皆天神故列之地而人鬼之上取天府以合

宗伯舉周官以證尚書似爲可通又案書傳云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又云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六宗或即六沴虞時祀典重之至周已廢故其禮莫可考耳

儀禮說

士冠禮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滕薛名薗爲頍

案頍圍髮四綴固冠如今兩纓冠內冠圈耳釋名薗帢也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今肆中呼拓冠者爲帢頭蓋亦頍之遺象○喪服注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

委貌周道也　注或謂委貌爲玄冠

案當作或謂玄冠爲委貌

士昏禮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注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

案統猶同也○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

賓以几辟　注辟房益反

案辟讀若槃辟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　注橋所以屐笄其制未聞

案橋蓋笄上梁也今竹器皆有之以便提挈矣

鄉射禮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

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

案此注當在上卒觶者節下

褊髮橫而奉之　石經作拳○拳訓曲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

屬朱子謂拳當作奉非也後人因朱子之言遂改作奉

案拳之謂以兩手拘之如握拳然

射者有過則撻之　注過謂矢揚中人

案有過謂若不遵司射之令則撻之書曰侯以明之撻以

記之是也

聘禮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案志當讀如志微之志

喪服

慈母如母節

別舉傳者子夏引舊傳○案傳文兩如母相對疏于身字

絶句非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

案此婦人卽丈夫之妻從夫而服下云大夫爲宗子則此

謂士庶人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注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

案以日易月當指大功月數鄭注似非疏謂七歲者哭之

八十四日更非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謂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交爛在下爾

案此注自舊讀至服其私親也竝申明舊讀之說言字下言字文法相承竝指舊讀者解經如此賈疏云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是也傳寫者誤分下言以下入下節注首與傳尾相連遂致將下言兩句混入傳內向使傳中元有此兩語則舊讀甚是鄭君何故易之如鄭不從傳義又不得僅言文爛在下也注但破舊讀之非而不破傳文但言傳所云何以大功也三句當在上節則傳必無下言二語可知又此注云文爛在下則此注當連屬在本節而不在下節更可知也

衽二尺有五寸　疏衽上正一尺以掩裳際與衣帶下尺相配其燕尾垂者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經言二尺五寸舉其垂下言之其實并上正一尺凡用布三尺五寸也

案究當以疏說爲是

少牢饋食禮

日用丁巳

案丁巳以下文證之恐當如禘于太廟禮作丁亥

葵菹在北　注今文葵菹在綷○集釋作在北綷與特牲疏引

合

案本疏無北字言在綷則北可知單疏本特牲疏有北無

綷

士喪禮

死于適室　注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南牖下

案既夕北墉下喪大記亦作北牖下此處賈本似作北牖

故下係南字以別之陸本則作北墉當牖葛監毛各本俱

同賈氏徐本要義通典楊敎俱從陸氏耳

爲銘各以其物　注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

案檀弓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注謂重與奠

也疏云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總

焉於明旌之義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

事以解節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兩解今據彼疏則此

注當并引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一句

牢中宇　注牢讀爲樓○今文樓爲纍

案纍中與牢中同纍中以安髮謂并之中央高而空也牢

中謂握之中央空若樓然以安手也削約握之中央使空

謂之樓疏以爲纍斂狹小似失之

月令說

周書月令解本闕小戴記中月令取之呂氏春秋故鄭康成以爲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又云俗人皆以爲周公作月令不通于古周書著于班志康成固應見之如戴記月令卽周書中之月令康成何爲作此言乎近人欲取戴記以補周書者惑也至鄭注中引今月令凡十七條孔疏云月令出有先後但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據鄭目錄則禮記卽鈔合十二紀首章竝無先後今古之分且以今呂覽校之十七條皆不合如孟春鴻鴈來注云今月令鴻鴈北季春置槀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槀翳爲弋而呂覽有槀字則今月令非指呂覽明甚案漢時自有所行月令元帝紀詔百官毋犯四時之禁成帝紀詔曰其務順四時月令李尋傳云今朝廷忽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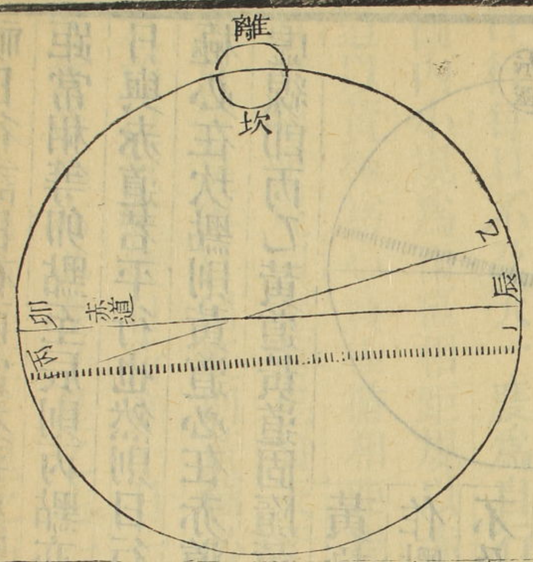
時月之令此皆西漢所行月令也後漢書侯霸傳云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章帝紀元和二年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此東漢月令之班班可考者他如夏至案薄刑見于和帝紀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絶省婦使表貞女見于安帝紀皆與禮月令相出入然則康成所謂今月令者其指當時所行之月令無疑而仲達望文生義亦不足以爲據矣

太陽行度解

推步有理有法法生于理理不生于法善言推步者當明乎理以溯法之原不當狥法而遺理也虛理不合于算固不可用若虛算不通于理算亦必有時而窮其立術也彌巧其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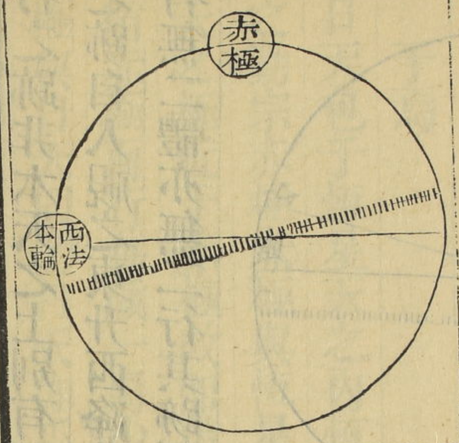
天也滋速蓋爲合以驗天而非順天以求合也宗彥於此學
憒然未曉今歲八月欽汪君應鏞以右旋說見視偶觸端緒
因爲太陽行度解天資劣下古法既不能通西法復多未悟
其言必無所當聊記意恠俟知者材之昔崔靈恩論渾蓋合
一劉士元著七曜新術並儒者而精推步是所望于世之君
子焉

日天包于恆星天之內恆星天爲渾圜則日天亦爲渾圜恆星
之動宗赤極赤極與恆星天不同體在恆星天之上特以恆星
天之極近于赤極故即借赤極命之其實恆星當自有極其極
循赤極而行每歲一周少不及焉以生歲差日之動宗黃極黃
極與日天同體日天如瓜黃極如瓜之蒂日如瓜體中腰有一



行之跡非本天之上別有所謂黃道者而日循之以行也日行
之跡自人視之東升西降若一規然而其在本天則日行即天
行無二體亦無二行其跡不可見也本天之行宗黃極仍根赤
極向使赤道不動而但見日行則其出入于南北者必于一日
之中而備四時之氣惟其本天之行與赤道相應故日旋繞一
周赤道亦旋繞一周而又過之如圖離坎規爲黃極一周之跡
丙乙線爲日行一周之跡此離乎赤道而言者也若准赤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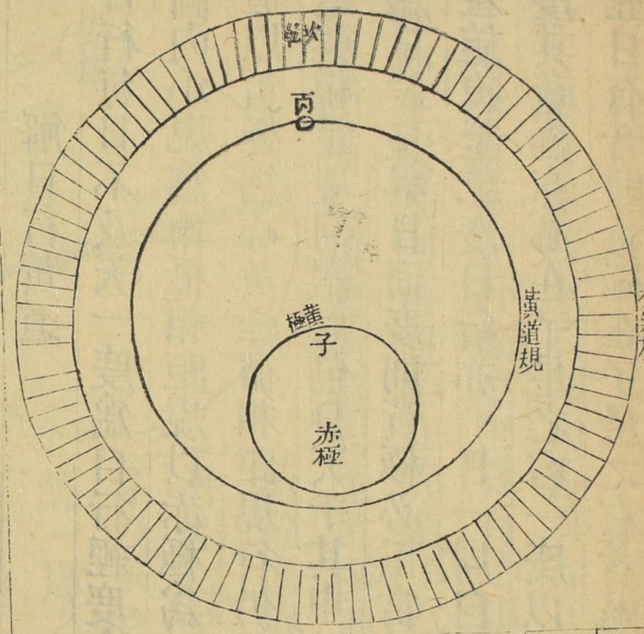
視日行設日在丙當赤道卯點丙點左旋卯點亦左旋丙卯之距常相等卯點至辰則丙點亦至丁辰丁卽卯丙緯差甚微故日與赤道若平行也然則日行不由黃道乎曰非也日在丙黃極必在坎點則黃道必在赤道下乙點與丁點合爲一點丙丁虛線卽丙乙黃道黃道固隨黃極而遷移者也



黃極循赤極行于其不及一度之處作點識之終歲而成一規日在中腰不及天之度亦成一規皆與每日旋繞一周之規等每日一周之規隨赤道而轉常若與赤道平行每歲一周之規則積經緯度所成卽術家所設不動黃道以紀右旋者也西法因黃極黃道設于恆星天遂于日本天別設本輪以紀其數

解日行黃道

日行每日不及天一度爲自行經度今法爲五十九分有奇如圖內小規爲兩極相距規以赤極爲心外應赤道外一規爲黃道以黃極爲心黃極循相距規行仍以赤極爲心外一規爲赤道與相距規同體而包日天于其中子爲相距規邊之星而點爲日設星與日同度則黃極必正當子星行一日一周自乾度左旋復至乾度日行亦一日一周自乾度至坎度視乾爲差一度其黃極亦必在子星之右一度以此一度積之至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黃極在子星之右者退一周而復與子星合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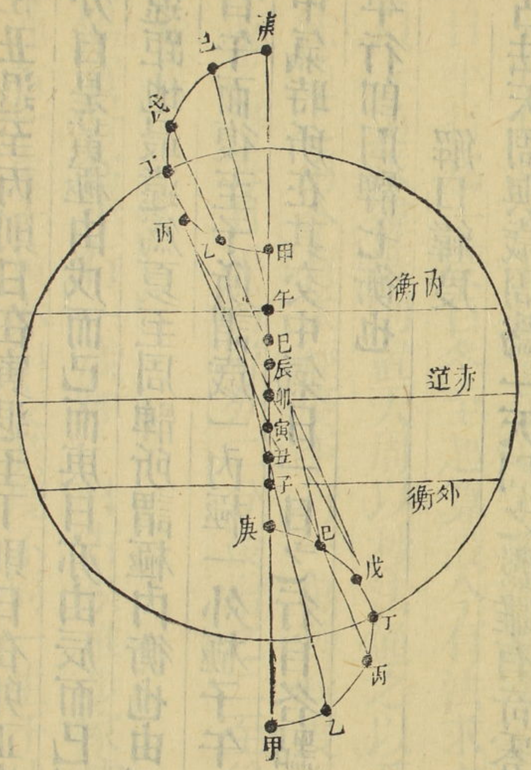


以用赤道而不用黃道度者亦以天統日之義

解曰經度

在坎者亦退一周而仍至于乾是爲一歲之行以此一度析之則得每時每刻之行蓋日繞于天故日之自行于本天者一日恰滿一周並無欠闕其不及一度從天而見凡夫寒暑晝夜日之所爲皆天之所爲紀日必求端于天古人所

黃極繞赤極行其相距之徑有常而升降斜正之勢互異其中腰斜絡赤道之內者因有南北出入之行爲日行緯度今仿周髀七衡之義爲圖甲乙丙丁戊己庚爲黃極行半周黃極在赤極正南從黃極所在之點出線如甲線從甲線出東西線其兩線相交之點卽日所在如子出赤道南最



遠距地最近爲冬至周髀所謂極外衡也黃極退行至乙則日在丑退至丙則日在卯正當赤道之點爲春分自是黃極由戊而己而庚日亦由辰而巳而午出赤道北最遠距地最遠爲夏至周髀所謂極內衡也由夏至至冬至則日自午而復至子所謂歲一內極一外極子午各點均日行正交中氣時所在其交中氣日一日之行自各點旋之爲規與赤道平行卽周髀七衡也

解日緯度

古法天周與歲周爲一天周之數雖有奇零然天周與歲周合則太陽每日平行常爲一度入算較簡其後因知有歲差而增損歲周天周不復爲一唐九執始定天周三百六十度無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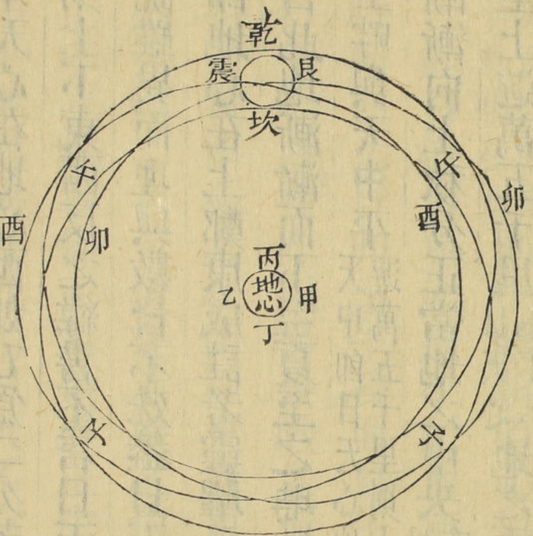
按續漢書律志云在天成度在憲成日是則度與日數宜相耦今以赤道求經度卽以歲實爲天周增入每歲恆星東行數爲歲實以歲周增八日躔黃道西移卽歲差東行數爲法法如實而一得日每日平行爲一度自冬至起算設今有法求之得逐日所在躔度以赤道求緯度則置天周以秒法通之以黃赤大距度亦以秒法通之用今有求經度平行一萬秒緯度平行若干秒以分法收之得每日平行緯分二分後增之二至後減之正當二分無緯度

太陽實行爲平行一歲如一日古來推步家據盈縮謂日行有遲速者一生于黃赤斜交其度不同一生于地面測望四方各異與日之本行無與也若距緯之有大小者蓋二分當中距二

分前後極心自南至北自北至南南北勢直其差甚顯故距緯大二至當高卑二至前後極心自西至東自東至西南北勢平其差甚隱故距緯小然以渾圓之理而論則經度緯度皆兼東西南北行緯度悉與經度相應經度爲平行緯度亦必爲平行也依上法求平行乃太陽在天之經緯實度既用赤道則黃道之差可弗論惟再以地面測望之差爲加減卽得地面所見之經緯視度西人立法精矣梅氏數學疑問引西人說謂太陽之平行者在本天太陽之平行者在黃道平行之在本天者終古自如不平行之在黃道者晷刻易率其言可謂深妙

解求經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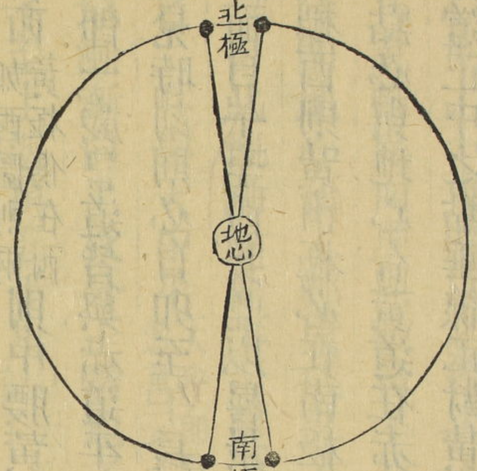
自北極出線至南極其正中一點卽恆星天之心大地是也北極出地若干度南極必入地若干度則地在兩極之中可知日本天既以黃極爲心則必自黃極出直線以定日天心之所在而黃極循赤極而行旣無一定之點則疑日天心亦無一定之點如圖乾坎艮震爲黃極東西南北四點午圜爲本天高行黃極乾在赤極北本天心在地心上如丙爲夏至子圜爲本天卑行黃極坎在赤極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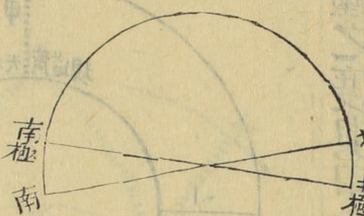
極東本天心在地心東如甲酉圜爲本天西行黃極震在赤極西本天心在地心西如乙卯圜爲本天心不動而算地心則上下東西反之緯書不言日天心之升降而言地心上下其說雖異而理與數皆不殊蓋日天心升卽地心在下日天心降卽地心在上鄭康成註考靈曜云春分之時地正當中日天心在乙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日天心在丙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天中卽日天心地徑三萬里今下遊萬五千里則上畔與日天心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秋分正當地之中央日天心在甲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日天心在丁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鄭注地上下遊卽西法不同心天之理其日與星辰四遊之說仿此可推至入算但論高卑行不論東西行者以

赤極既有南北則黃極亦必有南北黃北極繞北極而行黃南極亦繞南極而行若兩黃極或俱在西如酉圜則兩黃極俱在西或俱在東日天東遊如卯圜則兩黃極俱在東則中腰黃道必與赤道平行不能成斜交之線卽一歲日道皆與赤道平行而無黃道且東遊則地心在西所見時刻則必自卯至午長而自午至酉短西遊則自卯至午短而自午至酉長此以晷景驗之而知其不然者蓋黃北極在北極西則黃南極必在南極東自東西兩點出南北線則正中一點必與地心合黃道在赤道之內者四方上下相距適均自赤道正中之點垂線正對黃道正中之點是爲交點當春分黃北極在正東亦同此理則日天不當有東西遊也故西法亦祇論高卑而又爲橢圓之說者以此然此猶平圓觀之可悟而未

爲盡渾圓之理蓋渾圓小圓爲大圓所攝其圓
樞雖有南北東西之運而圓體隨大圓而轉無所偏倚卽小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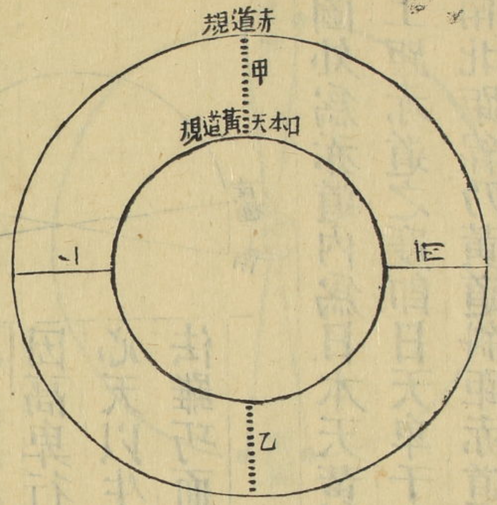
心常與大圓心爲一既無東西
遊則亦無高卑行高卑卽南北
與東西無二理也黃北極在赤
極北則黃南極在南極南自平
圓觀之則日天心在地心上若
以渾圓論之一南一北爲弧背
自弧背出弧弦必與南北極線
相交其交點卽日天心與地心合一之點也日天之上距赤道
下距赤道終歲如一人在地面測量所得並非本天之實象若



地面相差一象限則高卑必易位矣如統
書之說四遊全以日天爲平圓之象西法
因高卑行而以日天爲不同心天由不同
心天以生小輪由小輪以定高卑盈縮其
法雖巧而于渾圓之理恐有所未盡也

如圖外爲赤道內爲日本天黃道丙丁爲二分交點距線乃黃
道上距赤道之度卽日天卑于恆星天度此直線也甲乙爲二
至南北距線乃黃道斜距赤道之度此斜弧線也若設黃道規
與赤道規同大則丙丁兩點無距度而甲乙卽南北大距之弧
線日躔在黃道之下分至皆爲直線自平圓視之甲乙丙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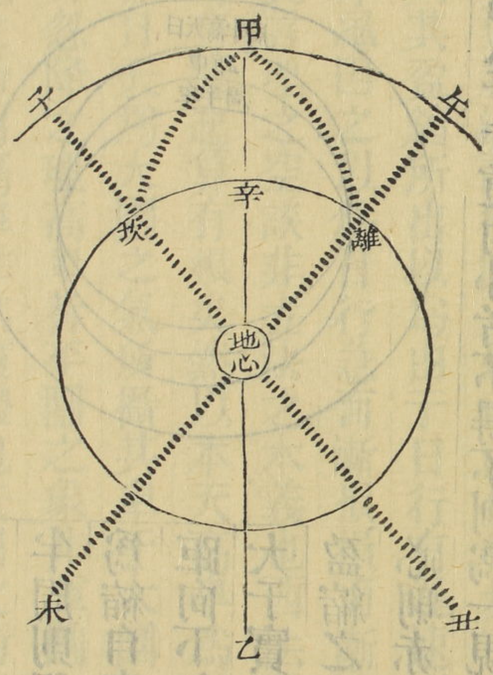
線相等而以渾圓論則甲乙之與丙丁弧直迥異故渾圓之理有非平圓所能顯者此類是也今以三角形明之如圖甲爲赤道甲乙爲赤道過地心之線午爲赤道北距子爲赤道南距辛爲日本天春秋分日躔離爲夏至日躔坎爲冬至日躔甲辛爲日躔二分上距赤道離甲坎甲爲日躔二至上距赤道午甲子甲爲赤道南北距度午離子坎爲兩距下至日躔之度與甲辛等離甲辛坎甲辛兩三角形與甲午離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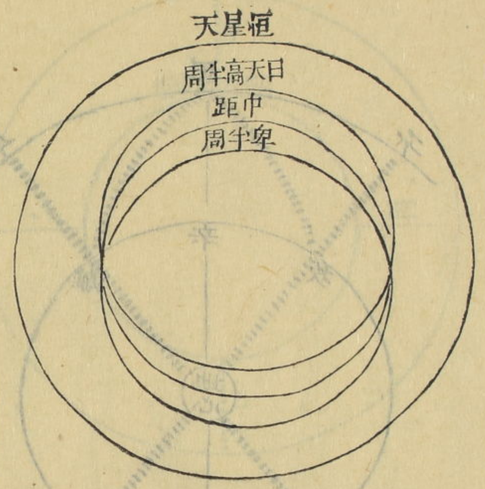
子坎兩三角形等故設黃道在日本天與設黃道在恆星無以異也自午離子坎出垂線與甲乙線等其正中之點皆與甲乙線相交則日天與恆星天之心不可爲二矣

解高卑盈縮

日在本天無高卑其行亦無盈縮所以有高卑盈縮生于黃赤



道相校及人目所測黃極出赤極北日天近恆星天爲高黃極出赤極南日天遠恆星天爲卑高卑之中爲中距太陽自秋分



至春分由中距向上行高半周則視行小于實行故爲縮自春分至秋分由中距向下行卑半周則視行大于實行故爲盈求高卑盈縮之法以地心爲日天心則赤道即爲日本天而日之出入于赤道內外者不得不別爲一規以進退之西法所設小輪是已若以黃道爲本天則推中距時與赤道平而一至

時距赤道有內外聯其上下兩半周之跡必不能爲圓象而較大于赤道新法設橢圓天是已前代推步家隋張冑元因二十四氣刻其盈縮所出以爲由于日行有遲速劉焯立盈縮遷衰術李淳風因之以爲日行急而漸損損而漸益急極而寒舒極而燠此言理之空談非立法之本義也西法以高卑爲盈縮之原立術有據起算有根矣然以本天高卑爲離黃道之遠近恐亦未然日天爲大圜之氣所攝其卑于大圜之度四面皆等必無忽升忽降之理高卑者平圓之象非渾圓之象渾圓之象黃道必側視之乃有高卑非其實體也夫日之行由不及天之一度而生不及天之一度以恆星較之而見不從日天而見推步所設之黃道在恆星天者借以紀數非眞有此道爲日所循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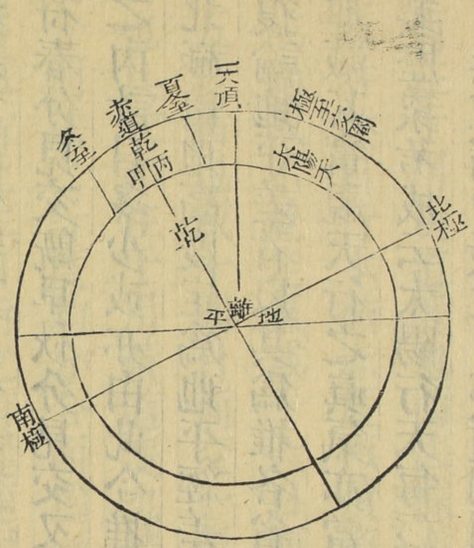
在本天之行其度循乎赤道日距赤道有南北而無高卑中國地面所見北極出地南極入地而赤道爲斜倚之勢赤道北與天頂近爲高赤道南與天頂遠爲卑若日之在本天則常卑于赤道二至與二分等也日不及天之度每日平行無所增減循赤道一周而成歲以赤道度計之上半周與下半周度數濶狹皆等自春分至秋分無所盈古法用赤道度以恆氣注憲原不誤其後用黃道度則恆氣已非眞恆氣矣紀日用赤道則天周與歲周合而爲一自晉以後歲周遞有增減天自爲天歲自爲歲或疑赤道不可紀日不知日本天之行經緯悉依赤道從赤道算經度以定節氣乃日行之實度天行之眞節氣也日天雖小于恆星天而與恆星天皆以地心爲心從心出線過日天而底于赤道日天度小赤道度大大小雖殊同爲一心所出之線則其度必相當由此言之日卽自行于本天之上其本天之度亦必與赤度相應況乎日行卽本天行每日一周原無差度惟從赤道視之則積十五日有奇差十五度有奇而爲一節氣夫赤道有定則赤度亦有定太陽每日平行用歲實分之古今所測歲實消長之數甚微日行每日必無遲速之異其遲速之故生于黃赤異視正由以黃道布算遂使太陽不能爲每日平行苟舍黃道而用赤道則平行者自若矣或曰中法用恆氣計日均分二分前後半周計日同而行度有多少西法改用定氣計度均分二分前後半周爲行度同而計日有多少日與赤道交點徵諸實測計日與行度不能均齊又徵

之每歲所測二至相距之時日互有不同何以解之曰吾所論者日行之眞度天行之眞氣也中法以黃道度算恆氣而疎于實測故節氣所在之度非日躔所在之度其失不在于計日均分而在于用黃道度也西法據所測黃道以定節氣遂指中法爲疎舛然日行本循赤度以黃道測之爲十五度以赤道測之則或過或不及定氣或十六日而交一氣者測之赤道必過于十五度者也或十四日而交一氣者測諸赤道必不及十五度者也其故亦在于用黃道度也若從赤道測算則中法之計日均分西法之計度均分合而爲一矣若夫二分前後半周計日有多寡者此非日行之有遲速而日與赤道交點入在地面測之有斜正之異人必正當赤道之下立而仰測然後赤道與日

異人目聯爲一線而人所見之交點與日行之交點相符中國在赤道北而偏于東以儀器測日度爲斜望之線與正視不能悉符春分見交既早秋分見交又遲則割下半周之度入上半周之內計日多少或亦由此今推各省交節氣時刻之不同皆準北極出地高度定爲地平經差而都中所見節氣但計日行不復論地平差者以其爲推各省節氣之本故爲一定之率不用加減其實視天行之眞氣亦當有加減率也伏讀

御製歷象考成云太陽行天每歲一周萬古不忒宜其每日平行而無盈縮乃徵之目下實測則春分至秋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多秋分至春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少其在本天所行之度原均而人居地上所見時日不同精義微言推步家所宜深體焉

如圖乾爲赤道離爲人目太陽行赤道之內至丙點乃與赤道
交人自地面測之則日至甲點已見其與乾點參直蒸冬至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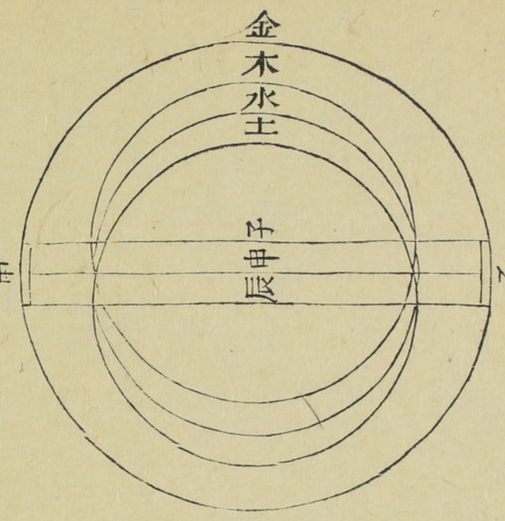
甲丙卽行縮之度也二分之視氣由于地平有南北而亦兼東
西差數人目所測不能與實行相符也若以晷景及晝夜刻漏
言之中國赤道距天頂三十九度有奇天頂距地平一象限折
半爲四十五度在赤道南五度有奇爲天頂地平適中處晷景
亦必適中而晝夜平且朦影刻分愈北愈多晝夜平之日不必
定爲日行同道之日可知矣二至相距之時日梅定九合計康
熙癸亥至辛未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疑此或與歲差同
理極星天宗赤極每歲東行之率則黃極繞赤極亦必每
歲微有遷移西法定最高行未爲無理繼思最高旣有行動則
中距亦必因之而移中距雖爲平度然若移動則斜交之角必
有不同安得謂不係加減乎竊以此較數一刻十三分在日行
所差不及一分而人目所測二至爲斜線又最卑時蒙氣大卽

遠鏡亦不能得準實測固不能無分秒之差未可遂疑日行之有異也黃赤大距古爲二十四度元時郭太史測二十三度三十秒比漢時差九分七十秒地谷所測比郭太史又差二分二秒然所測皆用二至今定最高卑在二至後大距似應兼測二至後最高卑行之日乃有定數

恆星與七政雖各有遲速高下之不同然皆秉天之氣以爲氣乘天之行以爲行作法者不以七政齊天行而以天行齊七政故古法皆用赤道自東漢賈逵始用黃道度以推日月弦望至西人則謂七政俱依黃道行恆星本行亦應從黃極起算夫黃道者日道也月五星從天而亦從日恆星亦受日之光以爲光原可從黃道黃極推算然日天在恆星天之內日行之遲速與恆星天相校而定赤道爲恆星天之實度則用黃道不若用赤道之直而易知也月五星本天亦以赤極爲定樞而其距日有遠近各受日光以爲光故月之晦朔弦望星之合伏順逆不徒求之隨天之行而必求之距日之行今日行經緯度循乎赤道者既有一定之率則日與天合而月五星之與日俱宗赤極者得其隨天之行即可得其距日之行而亦必有一定之率日行以赤道紀度爲平行爲恆氣以符其本然而以地平經緯之差地面測望之差加減之以合于人目所見則月五星之隨天而從日者亦必可爲平行爲恆交而交食晦朔用算加減以符實測則與七政本行無所穿鑿而測算之法亦從簡約世有深于布算者從此求之或更有精詣焉

解用赤道度

日行二分當大圜之中腰其度潤二至近大圜之邊其度狹日雖同一平行而度有潤狹之殊則行必有遲速之異矣友人嘗以此爲疑宗彥爲釋之曰距等圈之與赤道有潤狹此在恒星天觀之則然日在本天常居中腰無潤狹之殊如圖金爲恒星天赤道與距相較必多一甲乙矣木爲夏至日天子爲中道即



北距時所行水爲二分日天申爲中道即交赤道時所行土爲冬至日天辰爲中道即南距時所行申子辰三線並當日天中腰無長短即度亦無潤狹其有潤狹者借象也繪圖多就恒星天紀日觀者當從日本天思之則無疑滯矣若夫驗之測望則夏至前後度寬以其離天頂近也冬至前後度狹以其離天頂遠也

解日度無潤狹

左右旋之理一也而釋左右旋之義者頗多疑晦近有吳江王寅旭氏休寧戴東原氏之論二君皆精于術者顧其說頗不分明轉滋後學之惑輒畧舉數端爲剖晰之其全文不具錄

王云赤道當二極之中而黃道斜絡于赤道故赤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東南而沒于

西北出東北而沒于西南今冬日出辰入申夏出寅入戌者何也蓋因日躔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行東升西降也

按黃道左旋赤道亦左旋黃赤同升同降故人目視之爲平行如王所云則必黃赤二道俱不動而日獨動以恒星天爲定體日乃出東南而沒西北耳漸南漸北之行生于黃極規左旋與右旋無以異也豈可以此定爲右旋乎

王錫綸曰日躔不由黃道而爲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之後漸旋以南實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先生曰寅旭自謂螺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左旋右旋而議其故不可斷棄黃道專屬右旋也夫螺旋之勢末銳中寬汝言不由黃道則無所循依勢必起于赤道而盡於二極卽不底于二極而出入赤道不能南北相若卽出入相若而距緯不爲均數必有僭差

按以黃極右旋起算自極出線定黃道所在則二分斜而二至直非螺旋形也所以同螺旋形者正因黃極旋繞赤極左旋日亦隨天西轉則非左旋而何若起赤道而盡二極之疑未免太拙日出入赤道所以南北相若者由于黃赤極相距有一定之徑耳與左旋右旋奚涉乎若夫弧矢之術朓朒之變左右旋同一理又不必辨也○日行若但爲平行規則環轉無端其緯度之差必自此規跳行彼規無此理矣蓋緯度之差積一日之行而成則其一日所行必帶斜勢故螺旋之喻甚似惟螺旋末銳

中寬而日度亟無濶狹爲不同耳其螺旋一線斜聯之處卽爲
黃道而云不由黃道則非矣

戴云黃道者黃極之樞樞旣乘動機左旋于中其道則成迴
環之勢右轉于外

按左旋爲實理右旋爲借算則黃極黃道在恆星天與赤
道同爲晝夜一周而過一度而日行爲右旋論理則黃極黃道
與日同在日天同爲晝夜一周今云樞左旋而道右轉誤分黃
極黃道爲二行與所云黃極者黃道之樞自相違戾

假使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
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旋繞黃極矣何以東升西沒必正相
對也列宿皆環繞赤極不繞黃極也以是言之左旋者乃黃
極而不可言日躔黃道爲左旋明矣

黃極左旋卽黃道左旋萬無黃道斜行而黃極不動之理亦萬
無黃極左旋而黃道不左旋之理

又假使黃極旣左旋日在黃道上又自爲左旋兩者俱左勢
必愈速則黃極不及繞一周日所到已成晝夜

按日在黃道上上字殊誤設黃道在恆星天則日天在黃道之
內日安能在黃道上邪日行卽隨極行兩者俱左其勢適均何
有愈速

恆星旣宗黃極何以能過之假使恆星亦自左旋彌速于日
則是黃極不及繞一周者列宿皆不及一天周又自爲轉而
竟過之不幾恆星距赤極一晝夜卽覺其大差乎

按恆星之速于日者其本天之行恆星之宗黃極者其距日之行設黃極在日天則星行速于極行設黃極在恆星天則極行與星行爲一

以是言之黃極晝夜左旋日躔黃道未嘗自爲左旋明矣日躔黃道不自爲左旋而假使日竟不動則日終古止于其處無有發斂何以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動移而其動移也既不左旋則必移而右轉明矣

按赤極爲宗動之樞恆星與七政天所其黃極爲渾圓之抵日天所獨以恆星天喻之黃極猶近于赤極之星日卽近于赤道之星同一天體必不近赤極者左旋而近赤道者右轉戴氏未推立法之本而以右旋之算解左旋之理如其所言日直與恆星同體出土木火三天之上矣戴氏知日行宗黃極而不知黃極之在日天但從恆星天言之則極行日行兩不相應尋疑紛起皆由此耳

日不及天之度卽恆星過之之度此一度歸于日之右旋則恆星左旋適滿一周而無餘度推步所重惟在日行而藉恆星以紀其躔舍遂借恆星左旋之度爲日右旋之度耳若從左旋立算則日行每日一周與不行等當置日爲不動而寒暑晝夜之推遷皆計恆星之行以定之亦未始不可通也

解日左右旋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六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三庚申補刊